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什麼是研究？研究是一種對話：重返社會人文研究的意義

What is Research? Research as Dialogue: Reviving the Spirit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oi:10.6123/JCRP.2011.009

傳播研究與實踐, 1(1), 2011

作者/Author：林靜伶(Jing-Ling Lin)

頁數/Page：99-10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1/01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23/JCRP.2011.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什麼是研究？研究是一種對話： 重返社會人文研究的意義

## What is Research? Research as Dialogue: Reviving the Spirit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林靜伶\*

Lin, Jing-Ling

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教授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ss Communication,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壹、前言：學術研究是熱情的所在？還是生存的無奈？

1939 年的秋天，語藝學者 Richard Weaver 在結束暑假，開車返回他已經任教兩年的德州農業機械學院（Alabama Polytechnic Institute）途中，他忽然覺得他不一定要回到那個令他厭惡的環境。在那個理工與科技掛帥的學校裡，「我面對的是蔓延的實利主義（philistinism），崇拜科技、大規模組織、以成功為人生目的。在此我被迫看到應用科學和人文學科如同獅子與綿羊無法和平共處；除非有強悍的秩序維護者，獅子將要吞噬綿羊」（Foss, Foss, & Trapp, 1991 / 林靜伶譯，1996：60）。

獅子果然吞噬綿羊。時至 2010 年的台灣，我們看到的正是一個以理工標準為唯一，侵蝕社會人文領域的學術環境。因為大學與各機構的獎補助措施多數以簡便（卻自以為客觀）的計量方式來評估一位學者或教師的研究成果，社會人文領域的學者不得不以計算生產量來決定其研究規模與研究題材。一位學者如果做的研究題目無法在一兩年內有成果發表，便承擔日後申請研究計畫、升等、教師評鑑等風險。被迫就範的學者，只好提一些可以在短時間內有研究成果發表的題材。結果是，我們看到許多不痛不癢不刺激、還不斷複製的研究發表。這樣的發展趨勢，不禁令人感嘆：學術研究是熱情的所在？還是生存的無奈？

---

\* Email: 025742@mail.fju.edu.tw

教科書上可以洋洋灑灑寫了許多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我們也可以在教室裡跟研究生說得頭頭是道，但在實際從事研究時，最貧乏的卻是問題意識。也就是，爲什麼要做這個研究？爲什麼這個研究有意義？這個研究對誰有意義？通常我們總要寫一些社會貢獻之類的文字，來表現這個研究的價值。這種「作文」並不難。多練習幾次，就算不感人，也還可以過得去。但是，問題就在於看起來就只是「作文」。研究者不是「人」，研究對象也不是「人」。研究者以一種「無我」的姿態，研究「它者」。無生命的「它」者。

自然科學與理工學門因其研究對象與研究主題之故，研究者被期望客觀與無我，以一種超然之姿研究非關人群的事物，或許有其領域特性與立論基礎。然而，社會人文領域關注的是人的現象，何以「人」都不見了？社會人文研究少了對「人」的熱情，研究的意義何在？

## 貳、重返社會人文研究的意義

社會人文領域所關心的「人」不是個別的生物，而是鑲嵌在社會文化脈絡下的「人」。這個「人」如何與自己、與社會、與文化對話，便是社會人文領域的核心議題了。於是，從社會人文領域屬性的角度來看，本文有以下主張：（一）研究是探索自我的對話、（二）研究是自我與社會的對話、（三）研究是已知與未知的對話、（四）研究是自由與分享的對話。

我將從這四點來談研究的意義，尤其是如何從研究中看到「人」的存在。本期創刊號的專題包括四篇文章，在不同程度上提供我以下討論的具體例證。

### 一、研究是探索自我的對話

一個研究問題的發想或提出，研究者的自我探索之旅便從那裡啓程。〈弱勢發聲、告別污名：台灣另類「媒體」與文化行動〉（以下簡稱〈弱勢發聲〉），從研究者個人的另類媒體經驗出發，開啓了個人在這個路途上的各種角色——學習者、觀察者、實踐者。在這篇文章裡，我們可以讀到研究者這個「人」，以及研究者對自我角色的察覺。

〈李昂情慾書寫形式的對話性——以《自傳的小說》的文類與論述策略爲例〉（以下簡稱〈李昂情慾書寫〉）是另一篇探索自我的文章。這裡的自我指的是鑲嵌在社會文化下的每一個私我。情慾潛藏、隱藏、或深藏在每一個人的不同內在角落。有人選擇避開、有人選擇探索、也有人選擇談論。這樣的探索毋寧說

是危險之旅，尤其是在一個情慾噤聲為主流的社會。這篇文章讓我們看到李昂如何以獨特的書寫形式與策略，開創探索私我情慾角落的論述策略。任何一個鑲嵌在社會文化下的「私我」議題，都有潛力指向一個跨越時空的人類社會恆常議題，這樣的潛力開發要靠研究者真誠審視自我與面對自我。

研究有「大我」、「小我」的議題之分嗎？前者比後者「偉大」嗎？墨西哥女畫家 Frida Kahlo (1907-1954) 留下兩百多幅畫作，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自畫像（黃舒屏，2002）。她的自畫像傳達了她對人生苦難的傷痛、耐力、與堅毅，她的自畫像畫出連畢加索都自嘆弗如的眼神，一種堅定直視你我、直視人生的眼神。她打動無數跨越時空文化的人心。今天，Kahlo 的自畫像眼神依舊震撼人心，誰還記得她那當時享有盛名的「偉大」墨西哥畫家丈夫 Diego Rivera (1886-1957) 畫的可是社會革命、國家藍圖之類的巨幅壁畫？

## 二、研究是自我與社會的對話

研究起於自我探索，卻不應只是封閉的內在探索，研究也應該是自我與外在世界的對話。這裡的對話有兩層意思。其一是研究意義的反省，另一是開放的、願意與外在世界對話的研究角色。

我們可以從自我興趣、自我經驗、自我慾望開啓研究之途，但是傳播研究終究是個社會人文領域，社會人文研究豈能自外於社會環節？傳播研究的社會意義是一個必須思考與評估的議題。以台灣的研究人力與資源規模，我們沒有條件浪費資源，尤其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傳播研究的個人意義（或個人動機目的）與社會的意義應該存在對話關係。社會人文學者對研究意義的察覺與反省，應是責無旁貸。

另一方面，研究者的理論或專業意理應該與社會環節存在對話關係。也就是說，研究者應以開放的態度，與社會現象或社會環節對話，而不是將個人所信奉的理論或意識形態任意套在社會現象上，無視於其中的細緻紋路。每個人所受的專業訓練，在考察社會現象時，可以是助力，卻也可能是阻力。開放的、對話的研究角色，可以減少封閉的、自言自語式的「學術」書寫。對於被社會批評躲在象牙塔或鑽牛角尖，社會人文學者們應該深刻自省。

### 三、研究是已知與未知的對話

既存的理論知識應該與當下環境對話，也就是已知與未知對話。如果我們自以為什麼都懂，把理論知識當作指導權威，那做研究的意義何在？充其量就是多一筆「學術業績」罷了。已知與未知的持續對話，或者說，打破已知與未知的疆界，才是體察環境因素與社會變動的謙卑路徑。

傳播新科技、新媒體、媒體環境變遷不僅是現在成為傳播研究者感興趣的研究方向，在過去也一直都是傳播研究的議題。所謂的「新」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一個與特定時空有關的概念。每一個時代都有它的「新」事物，造成對環境因素的挑戰。

本次專題有兩篇文章不約而同地都在探討環境變動下的記者角色。一篇是〈從新聞價值的轉變追問科技時代的記者主體：系譜學的角度〉（以下簡稱〈記者主體〉），另一篇是〈液態新聞：新一代記者與當前媒介境況——以 Zygmunt Bauman「液態現代性」概念為理論基礎〉（以下簡稱〈液態新聞〉）。〈記者主體〉一文思考的是在科技時代，過去的新聞價值與新聞判斷受到考驗，在此環境下我們如何重新理解記者主體。〈液態新聞〉則是以液態化的現代性概念探討現今社會追求彈性靈活與輕盈流動的特質如何改變新聞工作與記者角色。兩篇文章各以其立論依據，探討環境變遷下的重要議題：新聞工作條件的新挑戰、新聞本質的再界定、與記者角色的再理解。兩篇文章展開已知與未知、過去與未來的對話。

### 四、研究是自由與分享的對話

蘇格拉底主張智慧應該是與友人自由分享的東西。這裡的自由分享意味智慧（或者知識）不是商品、不應被計價交易。自由分享也意味參與對話的人們不受拘束、不受外力脅迫、沒有階層高下之分。蘇格拉底不以為然的是當時販售智慧（知識）的智辯士（sophists）。當時的知名智辯士如 Gorgias 或 Protagoras 開班授課，收取很高的價碼（Katula & Murphy, 2003）。對蘇格拉底而言，智慧（知識）的販售交易，會讓人失去自由。

我們倒也不能無視於制度迫使人就範的社會環節，而只是高喊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崇高道德情操。檢視與揭露制度的問題便是一個積極抗拒的要務。2004年9月25-26日的「反思台灣的（人文及社會）高教學術評鑑研討會」，已經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僵化評鑑機制提出警訊。此一研討會在會後提出十項主張，並出版《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2005）一書。這些努力終究無法

力挽狂瀾。形勢比人強，在獎懲軌道上各就各位的研究者，我們又如何苛責？時至本文撰寫之際，由政大教師會、教改論壇、台灣競爭力論壇等單位所發起的「反對獨尊 SSCI SCI 等指標、找回大學求是精神」全國高教連署行動，於 2010 年 11 月 26 日展開。這些行動反映學術社群仍有人願意為一個自由與分享的學術理想境地努力不懈。

從 2004 年的研討會到 2010 年的連署活動，挑戰僵化的評鑑制度終將是一條漫漫長路。一個學者的學術生命能有幾十寒暑？在學術研究越來越工蟻化的今天，我們可以選擇日復一日、操作方法技術、力竭至死，也可以選擇在險惡的環境下，爭取一點尊嚴和自由。我們可以自問，我的研究和書寫有何意義？對誰有意義？我選擇的對話對象是誰？

## 參、後語：以駭客為師的研究精神

源起於 1960 年代末期的駭客 (hacker) 文化，以自由、創造、分享為理想目標。他們熱中於探索人工智慧的無限可能性，以寫出很好的電腦程式為樂，並願意供大家免費使用，寄望資訊自由與分享的美麗新世界。1980 年代，媒體以駭客統稱一些侵入網站、竊取資訊的不當網路行爲，駭客文化因而遭到汙名化與誤解。抱持原有的自由、創造、與分享的駭客倫理的駭客老兵，力求與這些具有破壞性的網路行動者劃清界線，稱「破壞系統安全防護的人」為「鬼客」(cracker) (Raymond, 2000)。

儘管媒體依舊以駭客一詞理解（或誤解）各式網路行動，個人主張以理想性格的駭客精神為師，發掘重返社會人文研究精神的契機與可能。以自由、創造、分享為理想的駭客文化，不正是蘇格拉底所主張的「智慧應該是與友人自由分享的東西」的現代體現嗎？

創造第一部個人電腦的駭客 Steve Wozniak 在 1986 年的一場演講指出駭客的人生幸福公式為： $H = F^3$ ，亦即幸福 (happiness) 等於食物 (food)、樂趣 (fun) 和朋友 (friends) 的交集。這樣的觀點與另一位知名駭客 Linus Torvalds 觀點一致。食物意味個人生存條件、樂趣意味熱情趣味之所在、朋友意味社會關係 (Himanen, 2001 / 劉瓊云譯, 2002 : 72)。延伸這樣的幸福公式，學術研究也可以在追求「合理但不過度」的生存條件下（即 food），找回研究的熱情與樂趣（即 fun），並與學術同儕、與社會自由分享（即 friends）。這應該是在個人的層次上，還可以努力的空間吧！

柏拉圖在《斐多》這個對話錄裡呈現蘇格拉底如是說：「關心自己靈魂的人不是為伺候肉體而活著的。他們和那些愛財、愛面子、愛權力的人走的是相背的路」（Flower Trans, 1953 / 楊絳譯，2002：57）。蘇格拉底又指出真正愛好知識的人「都自我約束，而且勇敢。他們不是為了世俗的緣故」（同上引：59）。重讀這些話語，猛然驚覺我們所歸咎的「時代困境」背後，其實有一個恆常的人性議題。理想性格的駭客可以在資本主義化與商品化的社會堅持「自由、創造、分享」的願景，我們還有什麼藉口？

## 參考書目

- 反思會議工作小組主編（2005）。《全球化與知識生產：反思台灣學術評鑑》。臺北：唐山。
- 林靜伶譯（1996）。《當代語藝觀點》。臺北：五南。（原書 S. K. Foss, K. A. Foss, & R. Trapp [1991].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hetoric* [2nd ed.].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 政大教師會、教改論壇、台灣競爭力論壇（2010）。〈「反對獨尊 SSCI SCI 等指標、找回大學求是精神」連署聲明〉。上網日期：2010 年 11 月 26 日，取自 <http://bgo.tw/eyvsg>
- 黃舒屏（2002）。《卡蘿：墨西哥傳奇女畫家》。臺北：藝術家。
- 楊絳譯（2002）。《斐多》。臺北：時報文化。（原書 Flower, H. N. [Trans.]. [1953]. *Phaedo. Enthypbro • Apology Crito • Phaedo • Phaedrus* [pp. 193-403].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劉瓊云譯（2002）。《駭客倫理與資訊時代精神》。臺北：大塊文化。（原書 Himanen, P. [2001]. *The hacker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Random House.）
- Katula, R. A., & Murphy, J. J. (2003). The sophists and rhetorical consciousness. In J. J. Murphy, R. A. Katula, F. I. Hill, & D. J. Ochs (Eds.), *A synoptic history of classical rhetoric* (3rd ed., pp. 21-58).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Raymond, E. S. (2000). A brief history of hackerdom.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10, from <http://www.catb.org/~esr/writings/cathedral-bazaar/hacker-history/>